

我是阿公、阿媽的糖霜丸

各位評判老師、各位同學逐家好，我是第□號，今仔日我欲演講的題目是：我是阿公、阿媽的糖霜丸。

我是厝裡第一个出世的囡仔，所以從細漢阿公和阿媽就共我惜命命，尤其是阿媽，伊攏講我是伊的「糖霜丸」。若是有我佇咧，啉水都是甜的，毋免食嘛會飽。

彼時阿爸、阿母攏佇高雄食頭路，又閣煩惱倩奶母育毋知敢會予人灌米酒袂，才將我園佇臺南，拜託阿公、阿媽鬥相共。彼个時陣個攏已經退休矣，原底叫是焠孫就親像：「桌頂拈柑，輕輕鬆鬆。」想袂到我誠纓纏，一定攏愛人抱，連欲睏嘛愛予人抱咧睏，無，就會吼袂恬。阿公、阿媽無我的法，只好三不五時仔就叫阿爸、阿母轉來替手，連猶未嫁的阿姑嘛愛鬥焠孫。

因為自細漢就綴佇阿媽的身軀邊，毋才我開始學講話的時，講的就是臺灣話。阿媽講我彼時大舌閣興喋，拄咧學話的時，大人一句話攏予我分做三、四節，一直餹、一直餹。若是有人學我講袂輾轉的模樣，我閣會受氣，規个面就膨獅獅，一直愛阿媽來安搭才欲煞。

三歲了後予爸母焠轉來讀幼稚園，以後的日子嘛因為學業，漸漸較無轉去臺南矣。毋過，便若佇電話中聽著阿媽叫「糖霜丸」的聲，我就會想欲閣轉去阿媽的身軀邊，予伊攏牢牢。

我的演講，就講到遮。感謝！